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28
15 November 1985
CHINESE

第二六二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0月15日星期五，上午11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伍尔科特先生	(澳大利亚)
<u>成员国：</u>	布尔基纳法索	巴索勒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丹麦	乌尔里希先生
	埃及	沙克先生
	法国	德克默拉里先生
	印度	纳拉扬南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科汤德兰博阿先生
	秘鲁	阿尔扎莫拉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艾莱恩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斯科芬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5-61307/A

上午 11 点 30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a) 1985 年 11 月 11 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7618)

(b) 1985 年 11 月 11 日毛里求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7619)

主席：根据第 2624 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毛里求斯代表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西里基松先生（毛里求斯）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第 2624 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和该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辛克莱先生（圭亚那）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第 2624 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托伊瓦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托伊瓦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就这一项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喀麦隆、加拿大、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塞内加尔、南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议事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昂哥先生（喀麦隆）、刘易斯先生（加拿大）、奥利瓦先生（古

巴)、奥托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洛登施莱格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格贝霍先生(加纳)、阿萨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冯·希尔丁先生(南非)、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布基里先生(突尼斯)和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议事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我想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给我的信，他们在信中要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对议程项目的讨论。

根据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的话，我建议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全理事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两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西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和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安理会议事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安理会成员国已经收到了S/17831号文件，其中包括布尔基纳法索、埃及、马达加斯加、秘鲁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文本。

今天上午第一位发言的是加纳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格贝霍先生(加纳)：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最热烈地祝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十一月份主席这一崇高的职务。主席先生，你知道我国政府和你在加纳的许多朋友非常尊敬您，因为您在担任澳大利亚驻加纳大使期间有效地以您的智慧和外交才干加强了我国两国之间的联系。我们深信，安理会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将从您的领导中获得极大的好处。我也很高兴代表我国政府和你在加纳的朋友对你表示良好的祝愿。

也请允许我真诚地感谢安理会的成员允许我们代表团参加这次重要的辩论。

我国代表团之所以要参加本次辩论,是因为纳米比亚的独立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此外,我们认为,过去安全理事会对南非采取的行动遭到了无数的阻碍,不仅可能破坏安全理事会,而且还要破坏整个联合国的集会。不仅如此,最近南部地区的事态发展所带来的地理政治后果,加上安理会长期无能为力,现在已经明显地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必须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立即和认真地注意。

我们把目前的辩论看作是安理会今年六月审查纳米比亚问题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继续,六月份的审议导致了在1985年6月19日通过第566(1985)号决议,大家记得,安理会在该决议中决定继续关心这一问题,并在收到秘书长的报告之后立即开会,审查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的进展情况。我国代表团特别关心这一持续进行的辩论,因为第566(1985)号决议的内容很重要,值得我们目前在辩论时加以注意。该决议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安理会从此只限于在目前的会议上讨论具体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决心继续沿着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的道路前进。

实际上,如果南非继续阻碍安理会明确承担的义务;即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则上述决议甚至还可表示安理会关于实施《宪章》包括第七章的有关条款的决心。

因此,根据我们的理解——我们代表团完全赞成——安理会在这次会议上不会讨论外部问题,将如安理会已经决定的那样直接根据秘书长报告的内容进行讨论。

这份报告载于1985年9月6日发表的S/17442号文件之中,它老声常谈地表示南非非法的种族主义政权决意通过拖延和各种手段阻挡其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的解放。人们早就可以看出,该种族主义政权是一个政治阴谋的老手。其大使在最近恢复的与秘书长的磋商中证实了这点。

根据秘书长的报告，他不仅没有提出他的政府所选择的选举制度，反而不厌其烦的又一次提出古巴军队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存在这一节外问题。然而，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在检查了种族主义政权过去的行为之后，加纳，我敢说绝大多数的联合国会员国，从未相信这一政权会在这次安理会自愿的和合作，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因此，我们认为，秘书长的报告不仅正确的反映了磋商工作的状况，而且证实了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政权信誉方面的担忧。

我国代表团希望各位特别注意，秘书长报告中提到种族主义政权毫无信用。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赞成这种观点，而是因为，这种评价现在应成为安理会考虑这一问题的基础。换句话说，安理会成员应考虑，进一步拖延6月份决定所将要采取的坚定行动的做法，是否能说服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合作。很明显，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因为，种族主义政权过去一贯使用种种欺骗手法，来拖延国际社会的行动，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继续进行欺骗。

研究一下安理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历史就可以看到，每当将要达成决定的时候，种族主义政权总是提出这个或那个问题。自第435(1978)号决议和349(1978)号决议通过的1978年以来，种族主义政权不是提出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问题、联系理论、建设性接触的精神、联合国的公正性，和安全理事会的偏向性等问题，阻挠了国际社会的行动。纳米比亚问题在安理会里似乎已成了《天方夜谭》书中的一个故事，总是要拖到下一次。种族主义政权已变成能说会道的谢赫拉扎德，总能在关键时刻之前使安理会突然采取坚定的行动。

同时这种一再的推延所造成的地理政治影响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不仅解放斗争升级，种族主义政权及其在纳米比亚的傀儡也采取进一步的暴力行动，造成无数纳米比亚人的死亡。也是由于安理会不采取行动，也使另一个国家乘机提出古巴军队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此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我并不想谈联系理论这理由，其他人已多次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谈着比我

清楚。我只想指出，整个地区目前危险地变成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战场，可能会改变整个南部非洲的地理政治状况，进一步削弱纳米比亚实现独立的可能性。在适当的时候，加纳将就最近有人提出所谓某个超级大国正在安排向安哥拉叛乱部队提供空前的支持，争取推翻安哥拉合法政府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这里，我仅呼吁安理会采取适当行动，防止纳米比亚局势进一步恶化，尽早实现独立。

为了决定目前的一系列会议应采取何种最适当的安排，我国代表团建议，安理会根据今年6月通过的第566(1985)号决议来指导这些会议。根据我们的理解，决议表明，安理会规定了两个条件，作为开始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先决条件。第一，种族主义政权必须在第435(1978)号决议中提出两项选举制度中作出选择；第二，南非必须取消最近在温得和克建立的临时政府。事实上，正是在这两个领域，安理会宣布，如果种族主义政权不作出有效的响应，将根据《宪章》采取行动。

尽管秘书长报告作出明确的结论，构成充分的行动基础，我国代表团仍然愿意指出，种族主义政权1985年11月12日给秘书长的信件，载入S/17627号文件中，对安理会目前讨论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代表团非常仔细的研究了那一信件，并得出结论，认为这只不过是拖延安理会行动的又一个阴谋。

第一，这封信是在目前的辩论开始之前写的，种族主义政权当然已经非常清楚，安理会关于进行一次后继性辩论，可能导致对南非实行制裁的打算是认真的。第二，信件提出了种族主义政权所选择的一个选举方式的条件，却避而不谈取消傀儡临时政府的问题。他们希望因此而争取某些时间。最后，信件再次正式提出种族主义政权所谈的某些节外问题，如联合国的公正性，西南非人民组织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地位，对西南非人组的财政和其他援助，以及安理会在各方中偏袒西南非人组的问题。如果有人相信种族主义政权只是顺便的提出这些问题，我要请作为信件在例举这些问题之后的一句话：

“在彻底纠正这种不公正状况之前，我们不可能接受联合国监督执行独立选举。”(S/17627,第3页)

我认为,这是反对第435(1978)号决议执行的一种狡猾的手段。如不执行那一重要的决议,又能取得什么进展? 怀疑这样理解的人,应该读一读种族主义政权代表在安理会上的发言,在那篇发言中他详细提到了关于这些节外问题的条件。

我们自然得出结论,我们希望安理会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一如既往,种族主义政权再次毫无诚意,应该受到安理会自己已决定的坚定行动的制裁。尽管上述这种族主义政权的信件,安理会的结论应同秘书长是一致的,即南非没有满足安理会的条件,进而继续阻碍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应根据法律,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什么行动?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有三种选择:第一,进一步拖延,以期南非态度发生积极变化,第二,采取行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因为种族主义政权现在已宣布了他所选择的选举制度。第三,根据《宪章》,包括第七章,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行动。

我国代表团并没有建议采取第一选择方案,因为正象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政权会表现出良好的意愿,因而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它会继续拖延。第二选择方案也不是那样可取的,因为如果种族主义政权和它在西方的盟友选择了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的话,那么在它们肆无忌惮地采用惯用的手法把这个问题说成是令人厌恶的外部问题的同时,它们就会通过威胁使用武力来有效和非法地把联合国从这块领土上排挤出去。然而,这一最后的选择方案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因为它将是一种对种族主义政权实施国际压力的手段以便和把纳米比亚人民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解放出来的进程进行合作。这一选择方案的另外一个吸引力就是,通过对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制裁的方法来实施压力的原则是安理会成员国一致赞成的做法。唯一的症结所在就是安理会在实施制裁方面究竟应当走多远。

我国代表团并不掩盖这样的事实,它更倾向于对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全面的和强制性的制裁,因为这种制裁能够更快见效,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实施安理会的各项要求,因为种族主义政权在一个相互依赖性很高的世界里是无法在经济孤立的情况下

存在下去的。然而我们认识到，还没有完全说服某些成员国接受我们思想；不过这只不过是个时间上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拖延，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有限的制裁可能是更可取的。

我们主张，国际社会的许多论坛业已接受的把有限的和自愿的制裁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如果再带上强制性，将是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最快捷的方法。我这里所指的是要把欧洲经济共同体和英联邦最近在巴哈马会议上所同意的自愿性制裁的内容和安理会本身的第566(1985)号决议中的第14段的内容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一次却要使之具有强制性。

在这方面，我要向那些已经拟订了一份这方面内容的决议草案的安理会成员国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够通过有关选择性强制性制裁的决议草案，以便一致地表达国际社会要求把纳米比亚人民从非法的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意愿。

在结束讲话的时候，我国代表团要在此指出，我们对安全理事会过去迟迟没有采取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强硬行动深感沮丧，我们认为，纳米比亚、南部非洲和种族主义政权本身内部的形势在最近几个月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因此要求安理会能够对此采取不同的态度。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安全理事会，才可能使纳米比亚从灾难中解救出来。在这场辩论问题结束的时候，我们将自己写下历史，因为后代人将作出判断，安理会面对着在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的压迫、欺诈、暴力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明显威胁，是采取坚定行动以先发制人的做法战胜无政府和腐败不堪的形势还是仅仅避重就轻地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命采取拖延的态度。

加纳代表团相信，安理会的决议将会使根据《宪章》的条款毫不含糊地对种族主义政权实施强制性制裁的。我国代表团，确切地说加纳政府愿意在纳米比亚人民从非洲大陆遗留下来的殖民主义最坏形式的事业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主席：我感谢加纳代表对我以及对我在加纳和西非所渡过的十分令人愉快的和富有成果的时间所作的慷慨的讲话。我请他回到在安理会大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席位上就坐。

下一个发言者是加拿大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坐并发言。

刘易斯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使加拿大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并没有象通常那样对于你荣任主席职务表示礼仪上的祝贺。而是在这里说出我认为所有人都了解的事实：你在国际社会所赢得的尊重和发挥的影响证明了你具有指导安理会和它未来讨论的机敏的管理才干。是的，加拿大由于缺乏某些历史方面的经历，因此加拿大不象联合王国那样与澳大利亚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多是表现在精神和灵魂方面。我们并不赞成那种狂热的市侩作风，但是我要在此更加坚定地指出，我们都有着殖民地位的共同的背景，并且都有着从殖民地变为主权独立这样大体上可以描绘成崇高的和平过渡的经历，因此就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而言，我认为这是针对今天辩论的主题。

我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对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你的前任在任职期间的智慧表示赞扬。

在我谈到眼下的这个问题之前，鉴于你在昨天开场白中所提到的内容，我不能不利用这个时间提及哥伦比亚最近所发生的灾难。这些正在不断恶化的自然灾害的确是令人感到恐怖的，我在这里仅仅想引用一段加拿大外交国务部长乔·克拉克先生阁下给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奥古斯托·拉米雷斯·奥坎波先生的信件中的一段话：

“我十分不安和悲痛地获悉贵国因哥伦比亚境内火山的爆发而遭受的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我代表加拿大政府，谨向遭受这次可怕灾害影响的所有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我已指示我的官员就加拿大如何提供援助的问题作出决定。

你忠诚的

乔·克拉克”

主席先生，感谢你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在安理会讲话。加拿大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非成员国，很少在这个机构上讲话。但是鉴于安理会目前所讨论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发言。 纳米比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感到深切关注的问题，这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表白。

自从安理会 6 月份审查这一问题以来，南非政府——这是可以预见到的——继续无视国际社会。 然而，纳米比亚国内所发生的事件使南非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满足。 这个没有经过任何自由和公正选择而建立起来的非法政权并没有取得它的合法性，通过说明它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而证实了我们最初共同的预言。由于这个政权显然不具有任何代表性，因此结果只能如此而不能是别的。 我们不禁要问：非洲的非殖民化历程所带来的教训是十分明确的，然而，这种历史进程究竟要重复多少次才能使南非汲取这些历史教训呢？

在进行这次辩论的同时，在安理会还收到了所谓“全国统一过渡政府”的一份照会，以及南非当局的递文函，其中表示它们喜欢根据比例确定代表权的选举制度。 这被人们看成是南非政府的立场，它在这方面还是受到欢迎，尽管人们抱怨其中的语言。 但是，和过去一样，我的丹麦和英国同事迅速和尖锐地指出，南非每一次向前迈出的微小的一步，都伴同着压迫的桎梏。 这样，接触小组的不偏坦态度又受到公开的攻击，并有人再次主张联系的论断。 这两种花招都是不可接受的，对此南非非常清楚。

无论如何，还有更直接的考虑。 既然南非找到了它所喜欢的选举制，那么选举本身又在哪里呢？为什么选举到现在还没举行呢？它们还可以拿出什么理由来为拖延辩解呢？我们提出这些反问，不是为了增加这一非法政府的信誉，而是为了指出，正如在这个桌旁所坐的各国代表所知，检验应取得的每一进展时，都必须以它肯定掩盖着的两面性为标准。

今年在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时，向各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建议，对此加拿大作出了反应，采取了具体步骤。 我们的反应目的在于表示我国对南非继续

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强烈反对态度，在于维持对南非的压力，以迫使它确定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的日期。

例如，我国外交部长于今年7月6日宣布，加拿大已经决定停止加工从南非进口的纳米比亚铀。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符合安全理事会第283（1970）号决议，该决议建议任何与纳米比亚有关的商业行动都必须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我还要指出，尽管这一措施给加拿大会造成大约5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我们还是采取了这一措施。进行这种加工是埃尔多拉多核公司及皇冠公司和第三国的公司之间的合同所规定的。我们希望，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将根据第283（1970）号决议重新审议它们的政策。

加拿大做的还不仅仅于此。任何人也都不会对此感到惊奇。在通过566（1985）号决议之后，我们与加拿大银行合作，禁止了克鲁格兰德金币的出售。而且，我们还审查了运输问题。结果，加拿大和南非之间的一切空中运输都被中断。它包括货物和乘客飞行。这将结束一切许可证，并排除任何签订双边航空协定的可能。

我们认为，这个行动表明，加拿大认真地对待本安理会作出的各项建议。

但是尽管有这些具体建议，我们还认识到，纳米比亚仍然是涉及到自决、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经济发展以及联合国作用的一项重大问题。正如我们在6月所指出的，纳米比亚要求独立的权利是与联合国的各项原则不可分割的结合在一起的，并以它们为依据。

在最近于拿骚召开的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会议上，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阁下和来自各大洲的代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49个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宣布他们极其关注继续拖延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你们都知道，英联邦国家领导人明确反对南非把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和其他无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企图。他们重

申，第435（1978）号决议是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最后，他们同意，对种族隔离采取的行动应该同样确保南非遵守国际社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愿望。

换句话说，纳米比亚问题仍然是英联邦国家所关心的中心问题，英联邦毫不含糊地向南非表明，纳米比亚独立必须立即实现。本安理会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可以提醒南非，它必须履行它过去所做的承诺，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我们认为，这样做的最好方式是通过一项强烈的决议，加强已经建议的措施。它还应该是一项一致通过的决议。因为现在不是向比勒陀利亚发出混合信息的时候。

安理会必须继续反对南非政府采用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安全结构。根据粗略的估计，南非的北部边界和纳米比亚的北部边界之间最近点也相距至少900公里。人们无法把南非边界900公里以外所发生的事件看成是直接的安全威胁。关于联系的论断也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我们满怀兴趣认真地听取了这次辩论中各位代表的发言。赞比亚代表用冷静和令人信服的口材阐述了纳米比亚人的自决权以及进一步拖延带来的悲惨后果。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秘书长托伊沃·亚·托伊沃先生对他的祖国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也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他的发言使我们都深受感动，他不久前刚从监狱被释放，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忠实于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斗争。仅仅两年前我们能够想象他会跟我们坐在一起吗？我刚刚获悉，纳米比亚又一个政治犯已被释放。难道南非不应吸取一些更大的教训吗？如果南非同样释放本国的政治犯，如曼德拉和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的话，情况会如何呢？如果进行对话，难道南非不会发现他们也是理智的、也对合理讨论和合理辩论敞开大门的？

南非继续拒绝确定实施联合国方案的日期，肆无忌惮地无视人们的诚意以及向接触小组和联合国成员国作出的各项承诺。加拿大明确地指出，这一行为继续加

深我们两国双边关系之间的裂痕。正如我们在今年6月所指出的那样，接触小组仍然可以在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中发挥作用，同样可以在就确定实施联合国方案的日期达成协议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加拿大对接触小组缺乏行动和缺乏进展感到失望。这是我们希望进一步研究的局势，以配合我们在前线国家和接触小组内的朋友。

我们希望，本次安理会将通过决议，以为重新采取外交努力奠定基础。加拿大将乐意提供合作。同时，我们将全心全意地支持联合国为根据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坚定决心。

我们还想简单谈谈另一个问题。鉴于目前的军事和外交僵局，我们必须不断牢记纳米比亚人民和难民的悲惨遭遇。几天以前，加拿大向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支付了自己的年度捐款。我们不想自以为是，但是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非捐助国和那些只提供象征性捐助的国家应该重新考虑它们的捐款。现在，社会、教育、经济和人道援助是极其需要的，而且为了纳米比亚的未来，它们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采取一致行动。一致行动可以使这一问题继续作为国际议程的优先问题，并再次向南非政府发出有利明确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维持和加强这一压力。纳米比亚的托伊沃夫妇总有一天会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只是时间问题，尽管它是痛苦的。历史将不会饶恕南非顽固和无理的拖延态度。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对我的热情赞扬，并感谢他关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之间关系的中肯评价。我请他回到在安理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去。

下一个发言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桌就坐并发言。

劳坦施莱格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允许我国代表团再一次参加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表示感谢。我愿借此机会真诚地祝贺您就任安理会11月份的主席。我相信，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将会从您的丰富经验和外交才干中得到很大益处。我还要向美国代表沃尔特斯——他在10月主持安理会的工作——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

众所周知，纳米比亚问题与其他问题不同之处就在于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协议。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都原则上同意根据安理会435(1978)号决议指导纳米比亚走上独立。作为当时10个非常任理事国之一，联邦政府在1978年积极地参与通过这一决议。联邦政府对制订这一决议中心部分作出了贡献，作为西方接触小组的一个成员联邦政府还支持执行这个决议。由于这个原因，联邦政府特别保证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并参加了自那时以来在安理会举行的关于纳米比亚的所有辩论。

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仍未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这就是为什么直至今天我在1985年6月12日安理会就纳米比亚问题所进行的辩论中所说的话仍然是有效的：

“早就应当采取执行决议的行动；我国政府可以理解非洲国家的痛苦。我国政府与非洲国家一道对纳米比亚仍未获得独立表示失望。我国政府认为，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必须得到承认，并且不论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这种权利都应当能够得到实施……”（S/PV. 2586. p. 6）。

联邦政府对纳米比亚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一贯是并将继续是明确和不可动摇的。正如我1985年6月12日在这里所说的，联邦政府认为第435(1978)号决议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我们认为，这是纳米比亚获得国际承认的独立的唯一基础。根据这个决议，独立的纳米比亚宪法只能由制宪议会来制订，这个议会应当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之后产生的。

由于这个原因，联邦政府极为关注地注意到在纳米比亚今年6月扶植了所谓的

临时政府。南非共和国在纳米比亚建立宪法机构并且行使政府责任的这种单方面措施不符合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因此联邦政府认为这样作是无效的。联邦政府与接触小组的其他各方一道对南非共和国政府就此问题发表了明确的声明。

由于今年6月在纳米比亚建立了所谓的临时政府，安理会召开并通过了第566(1985)号决议。在这个决议中，要求秘书长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就执行第435(1978)号中所载的原则问题作出报告。在他的报告中，秘书长不得不说：

“……我在最近与南非政府就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问题进行的讨论没有进展。”(S/17442. P. 6)

在第566(1985)号决议中，安理会进一步决定，在秘书长提交报告之后如果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没有进展的话就准备重新召开安理会；并且决定援引第566(1985)号决议中13段提出的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包括第7条采取适当的措施加强对南非共和国的压力。

联邦共和国依赖国际社会的所有国家以及国际公众舆论对南非共和国施加影响和压力。这不仅适用于南非的不可接受的种族隔离政策，还包括它对纳米比亚的政策。由于这个原因，联邦政府积极帮助通过欧洲共同体1985年9月10日在卢森堡召开的成员国部长会议上所通过的决定。联邦政府严格执行这些决定中所暗含的反对南非共和国的限制性措施。作为欧洲共同体成员之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如果在南非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革，那么通过这些限制性措施以及威胁进一步采取措施应当是对南非政府的一个政治信号。人们都知道，根据过去的例子，联邦政府对于全面限制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因此，寻求建立在国际社会协商一致基础上的共同立场是十分重要的。考虑到南非的局势，我们希望去年9月在卢森堡召开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外长会议所通过的决定表达了一个共同立场，这是对南非政府提出的一个明确和毫不含糊的政治信号。我们认为，联合国安理会也要解决这同样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我们支持联合王国和丹麦代表昨天的呼吁、即应当更加重视国际社会的共同立场、而不是没有长远

意义的表决成就。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说的客气话。既然没有代表要求发言，而且许多代表要求以后发言，我建议现在休会，下次安理会将继续审议这个议程上的项目，并与安理会的所有会员国进行磋商。

下午12点20分散会。